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艺文丛谈

# 用艺术凝聚起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徐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全会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展现了党中央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文化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可以提升国家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迎来了中国美术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春天。

我们心无旁骛谋大事，坚持把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作为中国美协的中心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开展主题创作，组织、策划、领导一系列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重大主题创作展览，为党和国家留下近千件精品巨幅主题创作作品。作品分别收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红船博物馆和全国各大美术馆。

主要有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美术展览“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家园美术创作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连续举办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展”“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主题创作展览”“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美术家在行动”主题创作展、“学习用典——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全国连环画作品主题创作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船颂”主题创作暨全国美术作品展、“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创作工程”等，精心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奋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充分展示中国面貌、中国风格、中国精神，把优秀作品奉献人民，向社会传播正能量，努力树起新时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风向标。

作为一名具体组织创作的亲历者，我感到中国美术界发生了新的喜人变化，努力实现“四个转变”：一是注重聚焦大局，把主要精力更加集中地转变到新时代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上来；二是注重精品质量，把标准目标更加有力地转变到攀登美术创作高峰上来；三是注重导向引领，把创作导向更加主动地转变到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新上来；四是注重人才锻造，把培养方式更加有效地转变到在重大创作工程中实践锤炼上来。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积极努力解决美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努力消除各种负面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

例如，我们在组织部分画家参与重大主题创作时发现，有的画家认为主题创作对市场销售作品没有多大帮助、存在“不愿画”的问题，有的画家认为正常精力难以顾及重大主题创作、存在“不想画”的问题，有的画家想参与重大主题创作但画不好作品、存在“不会画”的问题，在基层调研时听说个别画家过去甚至还画过迎合西方思潮的作品、存在“胡乱画”的问题。对此，中国美协通过组织会员大培训、主题创作动员、选題认领培训等方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帮助他们弄清“为什么要画，为谁而画，画有何用”等基本问题，引导他们通过深度参与重大主题创作，大力激发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热情，帮助他们树立守正创新的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观念。

我们要求并组织美术家不断深入生活扎根基层，不懈探寻美术创作的源头活水。比如，在参加“最美中国

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3000多位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中遴选了300多位优秀画家，深入企业、乡村、边防防、作战部队等单位进行体验生活、挖掘素材。把培养方式更加有效地转变到在重大创作工程中实践锤炼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创作导向不正，不是一般的小事，而是事关文艺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大事。“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中国美协作为党中央联系全国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时代大局深耕美术创作，这是最重大的使命和最光荣的任务。无论历史怎么变迁、社会怎么发展，我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善于尽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考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发表的重要讲话，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以及亲自审阅建党100周年主题雕塑创作并作出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中国美协和中国美术界，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创作精力投入新时代的美术创作。

我深刻的感受是，加强优秀美术人才培养、培训，必须注重在重大创作工程中磨砺提高。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完成几个重大主题创作、获得一批优秀美术作品的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美术人才，帮助一些单位较好解决了重大主题创作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在近几年组织的几个重大主题美术作品创作中，中国美协都组织美协主席团成员、顾问、专业学术带头人等著名美术家深入画家工作室，进行边审稿边传授创作方法与技能。特别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中，工程办公室先后组织30多名专家组成员历经半年、赴全国10多个省区市200多个画家工作室进行多轮审稿和帮带，集体的智慧是强大的，无论是新老画家经过指点，都有“豁然开朗”的启发和收获。通过实践实战锤炼，许多画家体会到，要成为一名堪当重大主题创作的画家，不能仅靠书本学习和听人授课，必须要到重大主题创作的实战中去学、思、悟、践、行。从选题确定、选题理解与解读、创作培训、美术创作构思形成到采风、小稿、初稿、送审稿、终稿等十几环节，长的历经几年、短的也有数月，如果没有以冲锋的状态去应战，如果没有全身心倾情投入，如果没有别具一格的创新创造，作品是难以入选的，包括一些知名的画家同样未能入选。

我深刻的感受是，自2018年庆祝建党100周年两个美术创作工程启动以来，中央领导，中宣部、中国文联领导，亲自筹划、亲自指导先后带主创人员开了大大小小几十轮会议，面对面分析研究创作中遇到的难题。把创作指挥的“中军帐”直接开设在创作前沿的“第一线”，有力地动员和组织全体创作人员按照“政治工程、千年工程、精品工程”的标准要求全力以赴创作攻坚。

展望未来，美术界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着眼满足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着眼体现文化艺术审美功能和精神培育引领功能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我们将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主题性美术创作和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用美术作品凝聚起新时代磅礴向上的精神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原驻会副主席)

## ■我见我闻

# 家住长江边

熊召政

忘记生我养我的大别山中的那一座小镇。

但是，不知不觉，我的初心变了。在改革大潮席卷中国的时候，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仿佛是万花筒，它让我目眩神迷。感官的享受与物欲的膨胀一点一点地消融了我的纯真，减弱了我的抵抗力。

虽然，故乡仍然像一束光，在我的意识中闪闪发亮，并让我产生归乡的冲动，但真的回到故乡，无论是睡觉的床，还是吃饭的碗，是泥泞的山路，还是昏黄的路灯，都让我产生了隔世之感。时代的潮流仿佛冲刷不到这里。而渴望新生活的我，在心里拉开了与故乡的距离。

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精神层面不再亲近故乡，但我仍能守住底线。我知道，嘲笑故乡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40岁之前，我基本在省城生活。“读万卷书”是我的目标，“行万里路”则因种种客观原因而无法实现。快接近天命年的时候，我才开始人生的壮游。我几乎走遍了在中国所有的名山大川，也到过世界上50多个国家。在省城时，鄂东英山是我的家乡；到了华夏各地，荆楚大地便是我的家乡；走到欧洲、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时，中国便成了我的家乡。

随着家乡概念的扩大，家乡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涉过一条又一条河流，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我从来没有“笑傲江湖”，却经常享受着“天涯孤旅”。记得有一年的盛夏溽暑，我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少女峰上欣赏雪景时，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我年轻时在故

乡写的一首诗：“风起竹邀花扫石，寒来云为客添衣。山人活得无拘碍，尽日危峰一局棋。”同是8月“吴牛喘月”的日子，一在故乡，一在异乡，一享清凉，一受寒凉。时空的转换添我惆怅，皮肤的感觉最为真实。就在那一刹那，我对熟稔的故乡有了新的认识，曾经被我冷落甚至遗忘的故乡景物，又重新生动起来，妩媚起来。当然，这故乡既是鄂东，又是荆楚，更是中华。

年轻时，我很喜欢李白的那句“我本楚狂人”，并以楚狂人自居，窃以为中国文人的传统非狂即痴。狂是李白，痴是屈原。两人都是我心仪的诗人楷模。涉世日深之后，除开他们，我又喜欢上了苏东坡，甚至觉得苏更为亲切。这三个人，屈原是地地道道的楚狂人，而李太白与苏东坡，都是在湖北待了一些年头的客籍诗人，却都为湖北留下了不朽的名篇。李白在安陆十年，苏东坡在黄州四年，都在荆楚大地上留下了他们的杰作与绝唱。每每想起他们，我便汗颜。李白在黄鹤楼上看到的孤帆远影，他之后，还有人看到了吗？苏东坡在黄州赤壁醉后吟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是，不管大江涌浪走了多少英雄人物，他自己却永不被淘汰。也许，他们是遵循了最大的一位“楚狂人”屈原创立的传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么我呢？我也在这个传统中，我要索什么呢？求仰望星空，求家国情怀，求对生命的知与悟，求对故乡的爱与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2023年6月15日，杨义老师在珠海仙逝，我好长一段时间依稀觉得他还在不停地撰写新著，因为他的精力与创造性向来是超乎寻常的旺盛。今年6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带有追思性质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思想研讨会”，我心里才确信杨义老师真的是搁笔先行了，我们只能遥望他远去的背影。

我虽然没有跟着杨老师读学位，但他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所以我自认为是杨老师的学生。1992年我从日本归国，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不久就接到杨老师的邀约，希望我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的编纂，这部著作的创意和构架都来自杨老师，他承担了大部分的执笔任务，约我参加，一则撰写一部分，二则翻译日本名古屋大学中井政喜教授撰写的文稿。能够得到杨老师的信任，我自然十分高兴，但由于我刚留校，需承担一份行政工作，上班时间不便于去查阅资料，工作负担与心理压力都较重，于是中途向杨老师提出能不能换个人，我至今记得他诧异的表情。杨老师是独立性很强的学者，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是独自承担，这次约我这样没有什么资历的人，而我竟然要退出，我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杨老师一面说服我坚持下去，一面给研究生院领导写了一封很能打动人心的信，希望单位每周给我放一两天学术假。单位领导虽然未必认同杨教授对我撰述此书如何不可或缺的说法，但还是大度地接受了杨老师的建议。这部书稿，以图配文，古已有之，但以图志形式来进行文学史叙述，这在学术界还是新鲜事物。这一创新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樊骏、吴福祥、钱理群三位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组笔谈，题目叫《换一种眼光打量》，予以充分肯定。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面世之后，很受欢迎，在不长时间内加印两次，在京学者、作家、出版家举办研讨会，给予充分的肯定，著名作家萧乾甚至称之为“一部奇书”。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义文存》时亦收入此书，2009年，三联书店推出杨老师执笔增补了新序与16篇小序的新版，同年6月，中井政喜与森川(麦生)登美江、星野幸代合译，由日本学术出版会出版日文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终于实现了杨老师最初设想的走出国门的目标。这部先后出了6种版本的著作，主要是杨义老师的劳作，但为我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机会，我近距离感受到杨老师的学养气魄、选择典型现象与洞察文学史的独到眼光、高超的建构能力、面对困境时的韧性精神等，这一切绝非仅仅读其著述所能领悟。

杨老师当了文学所所长且兼任民族文学所所长之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一阵见他上班拉着行李箱，以为要出差，实际上他是带着一箱子的文献资料，在办公室见缝插针赶做课题。他满脑子不是学术就是所里的公务，可有一年评职称后，他百忙之中专门约我喝茶谈心。我先前的岗位要么是编辑，要么是行政管理，学术成果个性特色不甚突出，加之比同届博士同学晚去文学所5年多，让评委会认识总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的研究员职称晋升落在了同学后面。尽管理智上认为不算什么，但心情难免有点沮丧。杨老师注意到我的情绪，安慰我说，只要努力做出成绩，总会评上的，何必在乎早一年晚一年。人总有脆弱的时候，此时得到一点儿安慰与鼓励，自然格外感激。

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中直单位，所长一般是厅级，但文学所自打1953年建立起，就很少有机关气息。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兼任原文化部副部长，大家通常称“郑先生”，主管所务工作的何其芳，无论是最初任副所长，还是在郑先生殉职后继任所长，同事都称呼他“其芳同志”；资深学者被称为先生，其他则直呼其名，或“老王”“老李”地叫着，这成为一种传统。到了后来，文学所培养的研究生毕业留所，才流行起“老师”的称谓。在所里，同事们很少有人叫杨老师“所长”的，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称“杨老师”，他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从来没见过他摆过架子。

杨义老师从鲁迅小说研究起步，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间穿插着京派海派研究，而后主要精力转向中国古代——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继而溯至先秦诸子学，有《老子还原》《庄子会通》《论语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等，在打通古今之中，做学术方法论的深层探索，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论》《通向大文学观》《文学地理学会通》《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等，图志学、叙事学、诗学、古典学、民族学、文学地理学……领域越来越广，探索越来越深，我无论怎样加快学习的节奏，也跟不上了，真的是望尘莫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时段百年左右，杨义老师显得游刃有余，而诗学、叙事学、古典学、文明史，涉及的历史时段要长得多，理论问题十分复杂，对学者的挑战性更强。他在大刀阔斧勇猛前行的途中，有睿智的发现，有坚实的建树，但也难免有所闪失、留下遗憾，我曾经读过一些质疑文章，也听到过否定性的议论，其中确有值得汲取的养分，杨老师在增订本里也有所吸收。杨义学术的意义不止于他提供了多少真知灼见，更在于他在学科壁垒森严的当下勇于打破壁垒的胆识，在于他在洋风强劲的氛围中不是仅仅把中国立场作为一个招牌、而是脚踏实地地从海量的文献、文物与口传文学中重新认识与阐扬中国精神。

杨义老师太累了，以至于77岁便驾鹤西归。遥望他远去的背影，想到一个人起大早在晨曦中辛勤劳作，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等到中午，烈日当头，谁也不愿观察有谁还在田间劳作，不愿去想他为什么不知歇息，阳光刺目，也看不清他在做些什么；而到了傍晚，夕阳西下，他的背影才越发高大起来。待到背影高大起来，人却渐渐走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遥望杨义老师的背影

张中良



烟火人间



既生荆楚，幸何如哉！众善之地，是我故乡。

2006年，我接受湖北省人民政府交办的任务，担任上海世博会湖北馆的总策划，当数易其稿的展陈方案审定通过后，我写下了以上的四句话。

在担任总策划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翻阅了大量的记录或介绍湖北的资料；既有历史的，也有当下的；既有文化的，也有科技的；既有城市的，也有乡村的；既有山川的，也有人物的。学习楚史，了解省情，立足当下，放眼古今。担任总策划这一工作，有了一次全面学习与理解荆楚人文精神、民情风物的机会。我为自己是一个湖北人而骄傲。所谓“众善之地”，并非人文之独指，而是涵盖了山水物候、草木谷植等自然资源。

从小读了不少描写故乡的诗。王维的《杂诗三首·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思念故乡从窗前的梅花开始，万千心事犹如凌寒的梅枝；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归乡的游子遇到尴尬，惆怅中

更是洋溢着愉悦；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归乡渡过汉江，忽然又生了怯怯的情绪……

游子心中的故乡，总是那么迷人。深切的眷念，孤独的怀想，真个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但是，我对家乡的感情，也经历了一波三折。少年时，我最大的渴望就是离开家乡，走向陌生的远方。我的老家是鄂东黄冈市的英山县，县城叫城关镇，也叫温泉镇，我的童年与少年，就是在不足5000人口的温泉镇度过的。初中毕业后，我作为城镇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每天劳作之余，坐在河边，眺望着层层叠叠的远山，心中念想，何时能走出这大山的包围，去到令人神往的新天地呢？那时的我，心目中的新天地就是武汉、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我想任何一个少年，都会有一颗躁动的心，都充满了对未来和远方的向往与憧憬。正是这种不安分，促使我更加发愤学习，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终于有一天我离开了故乡，成为省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当我背着小小的行囊，乘坐长途客车去往省城武汉时，我还在心中暗暗地告诫自己：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到了城市，一定不要

